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民生之所未嘗以靜私慙害之即邪交馳不操  
而存必也死至勉稱壽者無非中惟乃若異端  
寂滅清淨所欣不然何有于應寧知至心塵不  
著鏡妍媸坐分点將不迎吾堂從事万慮悉屏  
亦靜得漫童菘終勝師乃有言求則增病必有  
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廢几游泳吾雅與第



將求安定

趙振文世自歌齋銘

其欺乎天謂其、甚逸下欺乎人意其周竟事  
親而欺所享者薄事君而欺陷子大惡所利几何  
所喪甚博惟不自欺乃無媿怍一不妄語所守  
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為昨推此而竹餘拾綽、  
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惟謹惟恪君以  
美平欽賢磨琢化山之石可以為錯

談先德潤硯銘

惟瑞洪下炭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

閱三世孫子相傳室千祀

王瑞本硯銘

四圭而圭同一邸未聞一壁踞十征王有五色  
合乃紫磨以禹圭滄雲起義獻傳家不知九傲  
覲揮毫約特史淮水不絕壁不毀書種綿、尚  
百世

贊

伏羲像贊

不履而跣不冠而髮是何人欺、沾以察手持  
圓蒼登卦以入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奔者夫

東坡盡賢

出則鳳鳴處則龍卧論議觸海翻聲名碎天破  
百滴九死一豪不挫嗚呼固已知前無古人後  
有作者始恐元有過之者也

呂貞人贊

神氣壯如腫碧一劍橫飛百里瞬息傍人道是  
三洞窟堪笑傍人初不識

自贊

平生愛讀書眼昏律忘不如故平生愛為人只

有照嘗不到處老矣百事好罢休山林如許盡  
歸去惟有媿處便須改一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彌掌數峯天成暗合心匠懸崖  
峻增咫尺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睿環以清此  
碧樹增兩海岸孤德大士俯仰戒亦膏育誰奮  
清賞按琴对之万壑同響

十六叔祖金贊

倚欵先生嘉逐岩谷中無一塵高視流俗面壁  
宴生形骸土木是誰丹青寫此面日旁現未知

既笑而嘖此身見在何以假為先生粲然徐曰  
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盡性哉此身又豈其負

趙尚川盡贊

一空懸磬萬緣俱掃道窮而志益堅心灰而形  
亦稿予矣敬之蓋寅和西路之貢士而淳熙宗  
室之遺老也

陸從老貞贊

論中野服洒自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於九  
頃之餘銜魚鰾醪身歆遁迹于十載之後是將  
傲睨塵埃之表蓋逸于魚而逃于酒者也

莫子大蚤贊

目光深碧長鬣如潦少從諸公故自處常布而  
有素官之夙自通其通故年將六十而有儒子  
之色是將生定與脫世故洗眼以看令子之翺  
翔向道遙乎仁眷之域者耶

叔韶弟昼贊

是何馬者獨立笑兀自視密漢名書以江山  
教子星而氣益增齏盞十九年而志不屈故能  
起連桂之陞緒收青氈之故物今既斷失布衣  
之高是將歛湖海之豪而歸尋理窟者耶

高令之昼贊

夙標秀整異音高遠澳忍京塵向素衣之色不  
緇淳况宦海而缺硯之志不淺吾歆與之一局  
以消白日五弦而送歸鳴畫所謂向者而歎自  
崖而及者也

趙景瞻畫贊

寫照永贊其詞多妍子求箴規意已卓然余伯  
于詞烏誦道家之言甚言曰和相合生卑退德  
生清靜道生慈儉初生君能行此四者而又文  
之以孝甯貴何足論當遂為河間東平之美

馮羨史畫贊

曳巾者誰曰小馮君謂為山澤寒儒而有食肉  
之相類為貴介公子而有驚代之文孤標如峯  
失之林隼秀句如春室之行雲退世不言無異  
桐人若飛書走檄之敏高丈夫冊之二有能訖  
之老矣是笔力臻足以挽千鈞者耶

汪鍾伴畫贊

頭圓骨緊短小精明鍾双芝之秀擷薑桂之英  
官季有傳清白是承池之允以貞稟如此母曰去  
于俗人斯可矣冀有以稱吾外門之家声也

豐叔宜貞贊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襲清敏之餘慶傳黃梅之家  
李弟兄怡、親髮如鶴故居鼎新模新丹腹已  
而意慕山林身去城郭掃澗松楸以自伸其  
志甘守箴箴而不改其樂蕭然松廬一丘一壑  
搜蒼石之空洞引瀑泉之濺接儼管谷之可序  
而輞川之可免也借乎急景不可以久留泉石  
之膏肓久不得而棄吾同其風欲從之游境九  
京甚可作耶

從子澤脩淨業從彌陀像求贊

彌陀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隻于接引元際視日  
入處知凡由旬一念感通如觀面見莊奕五彩  
聚紫金光全體現前若在淨土汝以色相歎見  
如來一念或差万里懸隔惟此世尊中稱慈父  
汝能洪恭懺悔歸依家有慈母共仗無二事毋  
此仗共畢此生

觀音像贊

宜與侍雲起示金曹仲元觀音像  
王有宣和御題筆妙在吳道子之  
工且曰上天竺曉祀大士者中今

將摹刻山中使來者得與像以供  
恭用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為之贊  
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伏稱自存  
在心固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工攜此西還  
刻之天竹流傳八方植无量福

定光伏像贊

巖能成瓦屋漏成痕贈以之中天然者存擬議  
門錯思量則昏斷是無人能會徒自饒舌紛々  
直教喚出南安岩主也只解說元門風鈴樓殿  
角葉擗通江村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无非為人惟慈律儀尤切于身印正  
南山共佛無間人天師尊不忝贊歎

靈芝律師贊

南山既遠教道中微化身再來是為靈芝特律  
蓋眾護生甚勞靈芝之風南山相高

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兩四海之外  
奉之尤謹今有日奉因殫俊荷忝南山靈  
芝之法航海求師首登二師之像求余為  
贊荷公恪寺律爰究現諸書既得其說歎

歸以淑諸人余非季佛者吾如曲礼三千  
散正多矣然見于日用者如入公門而鞠  
躬工東階而在足雖造次不可廢也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象心匪席不可卷也  
盛儀棟之不可選也此非律之說乎歸矣  
使律之一宗盛行于東海之東予以補教  
化之所不及其為利益豈有窮哉

哲老負賢

本是六一居士後裔却做臨脩老子兒孫拈  
去拂便習成出家見事撞說豎說都不見文忠

之文若是金剛團渾身透通栗棘蓬若一口吞  
直得董如劔樹口似血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  
貝箇子此一段大事也不枉了打破家門

湖心竹務政溝師賢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靈臺莫之與俦方論  
于經雖族受用一段辨才壓倒六帝定交方外  
一別九年再見似黃面老子依旧說教訖律說  
禪指望他一口吸尽西湖水都成大裏打秋千  
季札掛劔于徐君之樹吾亦說偈于老師之前  
師豈遂無知脚當亦肝衝而為余欣然也

鑑堂昉老贊

吐這夫頭、于石缺唱倒又起捧打不來急裡  
翻身留机便移若教搥鼓繞禪也會七、八、  
咄掇似口羅舌沸何似耳聾眼瞎

瑞岩蓋老贊

鋪席多年欲捲收又推乃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絕  
僅如綫命脉有人能續不

除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掛誰摸其形強為插蓋是見  
佛便呵見相便罵者我銘其塔已成話宿更要

注脚我則六眼為此者從來顛蹶不知今在何  
許而精爽犹為可怕也

雪菴瑾老贊

俊辯不穷灵臺無比庵空无人雪銷成水若道  
成水流轉未已一点洪鈿永超生死

英老貞贊

豎起硬脊梁論交鉄拄杖栖雪庵中若將終身  
十字衛頭蹴踏就象大地一變直教寸山六亩  
大厦將傾敢將一手扶當翩然去之遠隔風浪  
維摩示疾幸得無恙且須當取這老古錐要典

佳山人作箇榜樣

壽上人負賢

年甚高業益茂火冷雲深松栢鶴瘦对鬼神而  
独說有翻河之辯口人望為大道師終不出一  
隻手近祖風之高絕挽末俗之卑陋求之吾鄉  
益前有顏聖徒而今見此山之壽也

瞎堂遠老負

少識師于柯山之菴晚見師于灵急之南荆棘  
：中吞栗棘蓬觀堂深处見古瞿雲 歸列岫  
月印寒潭貞園悟之孺子而果風之同參也

圓覺菴澄師負贊

清淨緣深塵勞念絕虽見比丘尼身有古貞女  
之潔居然是圓覺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橫說  
陰之說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資深兩處尋此心：外更无心道人歆問資深  
深話自得元无古与今  
遺非身外亦非中在右边原作廢途遠寺尋山  
无好處不知門外有双峯

新昌石佛

費盡三生心与内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严  
具足尊五彩黄金装饰道不是佛却不得若  
道便是也亦得上尺層樓却下来何曾見得貞  
弥勒

遊金焦西山以雨而輟

余訟檄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漕  
河純流日有焦槁之歎至京口假  
舟遊二山適是日風雨大作江頭  
尤甚豈俗語所謂平生亦賣將水者

即回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偈  
戲續其韵

金山寺叢山焦山 叢寺風雨勸我歸也省雨  
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裏有塊石、上有箇  
寺千人万人題只是這箇事

跋惠峯詢老所編類海

古德手段决裂剥地破勢地折說道不立文字  
未免橫說豎說小庵文字太多只為老婆心切  
若不作恁麼有將謂多口饒左

題老融  
乘風歌去東南  
回頭必意誰  
參當時蹉過足  
廢却來改媿同龕

西山僅老夫  
半求一言于  
邑宰教語  
代書

一介扣門尺書在手  
不是長鬚鬚鯉乃知中也  
忘牛拽把牽犁能耕百畝  
披毛戴角才得五春  
是何兩山之儀夫  
輒挽桃林之處士  
拽轉鼻孔不解一鳴  
剖破藩籬已行十里  
莫走為山曰語  
重脩雪竇新固解  
若庖丁恐遭游刃  
即知謝人

且自煖心見角便知必有伶  
俐袖子幪頭徑取  
更煩明正官司

戲贈怡雲平老

深山中拔出閑身  
鬧市裡尋得靜處  
相逢了白話二通  
那箇是末後一句  
亦因聞所聞而來  
亦為見所見而去  
嶺上白雲君自怡  
何時許得同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衲一立一壑  
非去非住元相無作  
一脚踏著投子机  
不被傍人輕摸索

戲題珪老借菴

莫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來功君莫作  
來生債盡底還他亦快哉  
亦知當初問誰借至今夕假而亦歸畢竟還了  
方是了却須還未生時

次仲回韻寄拙菴

涵秋古澗落珠旒  
几欲相將作勝遊  
芒屨未穿心已懶  
不如莫已且休  
明月堂前玉几山  
倦游雙徑却來還  
舊甥相與成三隱  
城郭山林等是閑

公居山外茂城中  
不見成蹊見亦空  
要是歸來當一見  
待雙藜杖屨支公  
莫把生忘成坐馳  
歸來須是識員歸  
壺籌投盡無人拾  
澹坐藤牀風掩扉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雪峯  
兩山雪色本皆同  
莫言此去人千里  
明月往來含太空

游雪竇雙塔登雲簷有怀海耶雲老

來禮二師遺像小  
玉雲簷一餉欲見德雲比丘  
却在別峰頂上

金歲本老領優婆塞衆求寫選僧堂  
三大字示以教語

行者堂中選僧衆僧堂中選佛人道是我却不  
如莫待僧伽梨便與墜起春梁骨大丈夫休  
汨沒一粒爆起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夫鷓赤脚  
踏透祖師關神錐擊碎精靈窟君不見盧能只  
在碓坊前解道本末無一物

題壽居仁獨說圖

向來八万四千偈舌端辨才若翻水山空月落  
說句誰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受者不是公鳥

有先生子虛子我却曾見語錄來祇有空々教  
張紙

題壁老笑卷

笑甚底々々若要笑時笑赤作說夢々中洗  
泥々裡頭工安頭以水濟水箇々一般溜々皆  
是我也要笑來終不欲開唇露齒

題宏老空谷

君看空谷自然空教有洪纖應則同正為中虛  
殺自應莫將慮處做神道

所老自號鑑堂來住蘆山々中先有

鑑堂

鑑堂來住鑑堂中  
兩鑑相磨只一同  
要是非臺亦引鑑  
但見寂照含虛空

跋涂毒與惠老偈

戒銘師答而不識  
面一膳頂相爛  
巖電橫說聖說不待饒  
舌塗毒一声百獸腦裂

次韻伯父與心聞偈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師推揚時在郡齊見所與心聞一偈  
慶元六年所老亦及真蹟恍如隔世敬次舊

韻

法罷何妨待晚成  
一朝點鐵便成金  
拽開鼻孔力無限  
坐斷舌頭功更深  
楊子江頭言在耳  
靈山會上笑傳心  
自憐鈍置無香氣  
四十年来只似今

汪耐翁以窠首座十玄談見示

十首玄談已贊疣  
勞君頭上更安頭  
善還又有九百漢  
葛藤相纏幾時休

題龍眼畫西域聖僧

放兩不借疊双足  
自在心機在月默  
然深入

不二門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答益老寄方竹杖

瑞巖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  
圓也一笑又舉大德拈起拄杖全  
得這箇力話謂攻媿下語下得一  
任提持下不得奪却作麼生區處

快道

家：竹杖只圓光此竹如何得許方削得團藥  
無可笑焉然奪去亦何妨咄哉得力處不在這

答東山一老二偈

即心是佛本無難挫却絲毫隔千山知有毗盧  
千卷誰能分寸費躋攀

閉門深坐日知味無限好山都懶游城裏山中  
俱是隱江湖不若兩忘休

送一老徑廬山歸宗

以向東山捲藏經鬼神推出奔軍騰從來要去

廬山住好就山中過此生

啐啄同時不偶然史君提起正當年向未開市  
難行道今日人天所說禪

千古名山大道揚正因賦重遂荒涼後之君子  
誰能弛談向山前問老蒼  
歸宗法窟寢湮微拭眼餘風靡子道法敬一聲  
精移變要如先弼用軍時  
廬山面目非唯識橫嶺側峯皆是真若待出來  
方識破不知何用个中人

題庠老願菴

下震生艮下動上正分明兩片口唇包著許多  
牙齒福自此出放以言語為戒病自此入故以  
飲食為忘庠者養也願者養也名庠而住願菴

知化養下甚底直待吞却粟棘蓬更与吸尽西  
江水莫問這邊那邊都是一個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  
有身有若無身老昇撒手便行這  
回自在栢泉諸人稱之為下一轉  
語

若是自苦有誰縛汝尋是自尋非身為害既知  
一物本來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錄

全公無用元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曾藤  
何用雖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  
如勿用試問大中如何則為善用有時拈起一  
枝中作文六金身有時把丈六金身却作一枝  
中用

改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却那得許多落、索、問著  
則差答著則錯喝也喝不任捧也打不著妙喜  
更得工夫時与下个注脚休、莫、若  
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門也低一著  
六十五卷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雜著

高祖先生事略

樓公字子文其先娶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  
縣世以財雄于鄉祖以選為縣錄事有剛德及  
大父允積善其以古學為鄉人所尊慶曆中州  
縣立學蒙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試至十  
餘年遂居城中為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  
舒州庠江主簿祿不及親不致出官以繼母無

以券弟妹未成五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  
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  
十餘年為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  
先生四明王先生之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  
中豐尚書稷舒中丞賈俞待制元表知府穀等  
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  
既成舒公試鄉里表公試開封羅公試台州一  
舉三處皆魁選其已也舒公為墓銘豐公書丹  
表公篆額羅公以仕地方不得與後為浙東提  
刑拜墓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

文見赤城先生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  
載甚備莫教授冠卿一書尤詳子常光孫弁弄  
五世孫錫銑鑰鏞六世孫汶皆踵世科異受知  
硤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水蕪州再典鄉郡  
居盡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改陷旁郡一路惶  
擾弁調兵守備軍聲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  
獨全以功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荫入仕  
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千家

詠歸念講說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晝錦坊樓民為詠歸會點

縣尉曹主之言志者十二人冠者十二人童子  
二十人質明謂先圣先師以叙列坐臨安教官  
講大子出孝入弟之言已其乃作而言曰吾門  
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  
白相傳孝者以詩礼相勉門內雍穆龜總角之  
童亦恂之自守家法遂為四明望族亦知夫所  
以政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為鄉里師表一時名  
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  
相繼金紫孝友絕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  
門錐尖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為圣世名臣竊嘗

聞余系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  
言曰之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  
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尽洗膏粱氣習  
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  
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間辛苦勞後事正以  
上世書種不絕放得為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  
子皆宜自勉于學以無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  
問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子位也見  
其与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張  
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与長也異現少之時

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貴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至矣之言其誘人于善如此其切然而閩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今日之坐子不者年甚少氣甚銳豈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而喜然為士者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几級嘗佩服夫子達成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解此矣末知未能者何當十萬計為己之孝不主于圣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无穷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及今無事時自力于孝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為可恃謂孝無益謂鬼無傷苟目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于後人者乎將行矣五年而歸非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孝駿之日新道孝既充所謂取特名而振家聲者不在茲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古人曰士別三日便當刮服相視况五年之久乎幸毋忽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日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  
矣<sup>齒</sup>再墮而舌尚在萊子日齒雖堅固卒以相  
磨舌柔順終以不敵而子思以爲吾不能爲舌  
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去本非正論子思之  
言則有意子剛也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  
者易之以新總一卒手使人終身保編具之美  
吾于此有感烏豈非己人之疾是喜抑使人知  
剛者之必不亡也

從子佩改字景列

劉洞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宗任中書郎  
佩母早亡紹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佩年  
數安路氏不以為子復爲奴婢輩所苦路  
氏生謙兄佩於愛之不忍捨常在床帳側  
輒被驅揮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佩晝夜  
不離左右每有增如流涕不食路氏病差  
感其意慈愛遂隆謙有識事佩過于同產  
事元大小必語而後行

風數安時伯兄尚元恙既奉命于二親而立名  
使公字之是時取季札現樂歌魏曰美哉佩

乎大而婉故字日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  
三子如一日泯既冠將授室上則敬其幹母之  
盡下則敬其教率二季自閩南史劉君傳實有  
感焉改字泯曰景刘而告之曰刘君之事可謂  
難矣後母不以為子而孝益甚謙非其同產而  
愛益篤又况奴婢從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  
毋反慈愛而弟亦終能敬于事兄此天理也伯  
嫂既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尽愛又非路氏比  
二季亦然惟兄之所泯屋其同當慕古人之用  
心思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

二季亦當如謙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元媿於  
古人矣而勉之哉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季琬閑樂工羯鼓謂虽精能而气尾工異而  
問之自以為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  
尽琬曰意尽則曲盡又何索焉工曰祭声不尽  
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  
變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于盧子嘉鼓之不  
厭然凡曲多潑擻声蓋他曲所无者二序正声  
乱声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為一曲權与声

乃發于五六絃間疑若不稱屢以叩人元能知者王明之精于琴為余作此小序突起以潑擲雍容數聲然後如旧譜引而欣然遂亟傳之邪娑婆鷄得屈柘急遍而得其尾今廣陵不做他曲而得其首聲意俱足古語真不虛也晉史稱廣陵散于今絕矣而韓臯論之甚詳且其所謂哀憤躁蹙慘痛進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于宮商二絃至亂聲而愈覺痛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得數聲未必真出千古也以其深恆素懷故書以贈明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元大以自中有書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君登晦菴之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尚書晦菴數公屐菴對之如歡笑語陋質不足煩君寫貌武洞清神物能得其真有不怒而威之意勉旃更添數百卷書則顧陵不足進矣

書老牛智融事

淳熙七八年間始聞雪竇山有僧智融者善畫而絕不以與人一日見其畫心甚敬之曰此非凡者其殆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索嚴冷

不可挹酌一見心許氣韻談吐果知所期婦取  
尺紙竒之久不見與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  
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似韻自  
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薰宿霧日未高雨帶宮  
煙山欲暝融得之喜遂為余尺紙作歲宮三友  
妙絕一時嘗問而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  
蓋目昏不能下而筆也問豈非阿諸中邪曰此  
自古語造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蓋欲作人  
物須先令目之上臉此兩筆如人意則餘皆隨  
筆而心精神遂足不此一語及家所未發也自

是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入神  
品尤好作牛自号老牛智融或云源流出于范  
牛而妙處過之融亡矣不可復得從其徒問以  
平生俗姓邢名証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  
臨安万松嶺号少菴邢即中官至成和郎出入  
禁廷賞賚殊渥不知何從得道年五年棄官謝  
妻子祝髮入灵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犹以  
去塵俗不遠以詩諸方徑山康廬經行殖遍問  
是山之勝遂投跡為終焉計做一宣深坐土木  
形體泊然如偶人齋餘或曳杖以出有歆相近

則謙遣之山有千丈巖妙峯亭栖灵隱潭皆幽  
僻勝絕之地意行独坐或至移咎人莫窺其際  
初亦不知其能及也山深多蛇忍作二竒鬼于  
壁一吹火向空一踰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  
時有火驚或者病之又于火端作土梟之聲為  
之革嘗盡龍首字体禱早輒應頗近于灵怪師  
亦不以自矜也遇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  
坡岸巖石尤為古勁間作物象不過數筆寂寥  
蕭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趣不  
及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能及也始知向

未出尋之時山林雲氣四時万变到服入心一  
寓筆端游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玉翰  
墨畦畛略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  
則避之愈深意苟相与亦輒不吝作詩不多語  
意清絕字畫亦無借韵初自言若得為僧三年  
秋瞑目無言万事体紹熙四年五月廿日卒寿  
八十僧臘如師言与足菴尤契相与于始先一  
年之菴示寂侍者道元未都下求銘于余師  
亦以書見属未几而師工亦異矣師晦藏自秘  
虽与之用旋者不能盡知之余亦安能知其所

至陳後山謂淵明元意作許但寫膏中之妙余  
于師之盡尔去東坡贊文与可竹石曰嗚呼孰  
有愛其德如愛其盡者乎此余所以又歎也元  
之未也以師所予足菴弥勒像及元所藏牛溪  
烟兩二軸遺余師又寄歸牛園意盖有在余為  
作三偈元歆刻之石且諸書師之大略附足菴  
碑阴因慨然為書之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語益

鄉人有為宰而請教子外祖汪少卿語之  
曰作縣元他切勿作大做或疑其大簡是

又云百里獨專易得作大才作才且先与  
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眷尊則去民寢遠  
矣公濤善宰劇邑或問其妻云此知浙江  
踏浪兒投身怒濤中旁視亦為之寒心所  
以能濟者謹不可吃了一口水喫著一口  
便難脫矣

前輩有為縣公退以貫誅誦佛其叔父見  
之云汝歆為佛邪对曰然叔笑曰汝既做  
了知縣更望做佛助言造業之多也其人  
悚然謹不敢為殃民害物等事

姜子謙既抱世科以新制鍾离以此丹請益  
不曾作邑元以塞命况近世如呂現文治縣法  
等書已多彭子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現  
也姑誦所聞一二以告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  
哉唯煥事管工凡六淳長民者惟相与安之而  
已

### 趙子治循齋說

趙子治求名其齊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  
大矣哉莊子曰去知与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  
樂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尔循三而可

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  
之何所不可亦不必略是非于人心所不安即  
是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抱于人而合天  
理不外是矣言虽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 趙元衛勉齋說

余既為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治以  
循齊其季元衛亦以决請為名曰勉齊而告之  
曰事在勉强而已矣強勉孝悌則耳見博而知  
益明強勉川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侪中人  
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川舟倍用力則可以寸

進謹執持剛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奈何自有分量  
盡力終身矣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間矣元衡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贈筆工呂文質

四明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若無兔毫文質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以中山為言意其為定武也傳云寓言然其中去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人獵以惧楚則非定

武也今深水有中山去縣才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出兔毫為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合隸建康宣城筆旧有名于世豈以此邪文質誠往訪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冕矇聵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此事不復見矣今之所聲殆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聲輒能言其体答周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能惟祿之而又有相之者而徐生一身餬口之不足意古道之亦可何止此哉

双僕金君題菴說

双溪金君式欲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官儒祿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嘗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日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非取爵位之显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况枉道以千進乎若枉道千進則會位極人臣顯親崇高適足川為九京之厚何顯之有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子曰以其所養之望也君固所深知閱又自卜壽藏于其側其以

以意更以告後之人

趙甥叔明和標堂

外甥趙叔明汝廟昆季曰人今与其季之敏汝的同堂而求居肩于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乱既平既安且寧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儻尔造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其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深也詩人之旨也毛郑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友生為急曹不知伐木則專為朋友此詩則專主兄弟盖謂急難禦侮以兄弟為急至于安寧乃謂兄

弟不如友生乎此說出于歐陽公嘗因是以推  
後二章注箋皆非也蓋曰陳遵臣以飲酒食一  
時之樂耳尚得以厭飲而况兄弟既具如孟子  
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  
于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其長也元不  
知敬其兄者此文性也妻子本非大屬徒以好  
而相合犹能如鼓瑟琴然若兄弟翕合則其和  
樂且至于湛言其樂也乎日以此意處兄弟之  
間因名其堂曰和孺且序其意以勉之

名厚孫

嘉定四年龍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滿得男其  
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土克癸亥水  
或以為六海水非土之所能克是不然辰戌丑  
未皆為上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為土是坤土也  
坤為地中庸謂振河海而不淺者也何克之云  
歎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  
德載物名曰厚孫抑誨之使從厚云

徐圣可字說

臨注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曰告  
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翼祖再入祧廟公于

禮法不諱為臣子者要不當以為名字君罔而  
矍然請易之于是字之曰聖可蓋亦取仲弓子  
桑伯子之問也舜命數胄子有曰元霄無傲臯  
陶九德曰寬曰柔而下皆惟之善也曰栗曰五  
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  
恃其天資而貴于夸也子桑伯子聖人之所可  
也君其侔舜之無傲臯陶之所謂庶又以仲弓  
之言而曰之不善乎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 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 主  
上龍飛之初書詔填委時翰林學士李燾去國  
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  
制斤、幸無闕事一時冊后封拜加恩等皆以  
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不知為何

事入院而御筆至亦不聞知既啟御封留正除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猶御重華宮仍鎖南內翰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於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々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日以季秋淫雨罪已降詔慶元二年正月八日汝愚除特進依舊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禮除右丞相臣干

載幸遇猥以蕪陋之詞視草摛文堂錄本例留院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為家寶未遑勒之堅珉謹齋被裝褫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槩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荅紹熙五年皇上踐祚之初臣叨掌內外制時從臣方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又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已輒進狂瞽之言仍有貼黃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劄子徑諭大臣降一指揮尤為盡善仰蒙聖慈

徹去貼黃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羣臣上表請以  
十月十九日誕聖之日為 天佑節內批宜允  
臣八亟奏少俟三表即再得內批降批荅不允  
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藏二奏中宸翰御寶  
于家使世、子孫仰見 聖主從善如流不以  
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錄所撰  
詔書及上批荅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偽號  
中有天佑二字始改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 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

千餘人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亟率同知  
貢舉臣思臣幼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  
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啓緘伏  
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為前此雖間有之未有如  
今日之盛舉也仰惟 皇帝陛下以濟摛之資  
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典學不懈益虔乃  
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 陛下憂形於色外狃  
叛將內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  
默而雷發神動而天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  
臨政而更化廩、嚮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

貢闈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以審取舍  
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  
比年以來姦倖弄權公道幾泯舉場寬縱以私  
害公士類嗟惋不勝其敝又慮人之議已也專  
為蒙蔽杜絕人言仰賴 陛下聖心感悟首下  
求言之令總頒溫詔博採芻蕘真社稷之福今  
聖訓有曰去取之間趨嚮所繫使精加考閱擇  
文體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有問獻言實有  
可用雖涉訐直勿以為諱 陛下隆寬盡下高  
視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帝謨五三六

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尚此猗  
欵休茲臣等既以宣示察屬更相勸厲又以聖  
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  
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萬分矧以孤學悞  
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舊固不敢輕於抑揚  
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實在前列然士子局  
於文体雖有奇才恐不得騁又臣等智識荒淺  
深恐上不足以副 陛下求賢之切下不足以  
得人物之真驚惕祇惧夙宵靡遑敬以奎畫登  
諸樂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

山林岩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  
爵祿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孜  
孜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為陛下  
用野無遺賢多士濟濟臣等不佞尚庶幾見之

恭題進賜陳傅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  
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  
高晏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  
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  
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為言二

公之詩雖因為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  
惠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跽  
謝而退陛下踐祚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  
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歿傅良奏請以宸翰刊  
之堅珉玉音賜語是時臣某待罪瑣闥與傅良  
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  
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  
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几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  
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  
哉蓋頌者不專美於盛德之形容皆有教戒之

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為之矍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于神明無有以頌為警戒者舜臯賡歌世但以為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救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為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平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刊奎畫于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青當俟小瘡自未信宿而已報罷臣亦尋去國相忘于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藁于其家則

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專于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于斯云

恭題 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禮部進士圓丘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為甲寅蓋廷試後二日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祇應豈非為諸位官

耶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  
神宗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廷無  
事而肆筆匪頌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  
字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筆字也  
見義雲章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為第三  
甲第八十人世家衣冠實始於此感歎再三謹  
附書下方

恭題

仁宗賜懷璉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  
藏祖宗宸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

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  
仁宗皇帝所賜懷璉贊頌寶墨上進上大說  
賜以御札謂卷軸既豐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  
明之塔之寵之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  
已登之樂石惟淨曇模勒昭陵詩翰雖至今  
珍藏而因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  
臣僧宗仰始畫模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典而  
後累朝雲漢昭回之美於焉大備真東南禪  
林第一盛事也山君海王益當來朝以謹其藏  
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

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

仁宗賜張中庸卹刑勅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勅書後止書日不知何  
帝時秘書丞兼權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曾  
祖中庸所藏 仁宗皇帝暑月勅書一通示臣  
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  
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 昭陵所賜  
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伸共理之良中庸  
為部使者故稍詳焉聞之故事每更一朝則勅  
字別為一体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九

字璽文大小如一未有勅字絕甚相似則是同  
時無異曰予不同蓋以攷降遠近為先後至今  
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有非一歲之書也臣  
仰惟 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  
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喝泣辜前王能事恤刑  
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既臨溽暑方甚矜茲縲  
繫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  
圍圍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湯洗務在清  
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葯小罪  
即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 太宗太平興國以

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  
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  
之際念其縲絏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羸  
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  
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機繫之具皆令潔淨疾  
病者為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  
減刻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堵處斷之時  
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  
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  
詔恤刑遂為定制 真宗大中祥符 仁宗慶

歷皆有詔旨而條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乃  
知此二勅書實 本朝之家法 累聖遵行尤  
以炎蒸為念肆我 主上當盛暑時臨軒踈決  
分命諸道慮囚悉如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  
囚又命提典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  
每歲必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度者欽恤之  
恩又益廣矣鈞蜀人也視身肅括持心為厚行  
其所學不苟於職朝譽藹然力求外補今為潼  
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寶前朝之勅書宣揚德  
意於萬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寬如在畿甸真

可知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 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秘書省正字師陳道跋修起居注江  
休復之孫端禮所藏 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  
此四字又言其璽文曰帝籙竊疑其不倫後見  
昭陵他刻正用政印臣尋考之其字曰籙蓋古  
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為籙字尔  
密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蒙賜以飛  
白帝筆二大字七世孫新知桂陽軍臨武縣公  
起刻於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舊

聞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藏 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凡聖語御筆在法當書  
嘗與修 仁宗皇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絕  
無而僅有，則必謹書之蓋以臨朝淵默幾欲  
無言雲漢之章尤不輕畀有如尹孝齊公妣充  
乃獨蒙忠孝之褒則其賢言真可以信後世矣  
三子決科 仁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趾之  
慶君子之澤流衍至今五世孫剡夫與其子時  
穆以家藏二碑示臣端拜敬誦仰嘆 累朝崇

朝崇篤親賢之盛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  
一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相照碑製古雅書札  
精到抑以窺見承平文物之大槩竊考印章左  
白帝人所易識右曰筆義雲章中古字也 昭  
陵多用此印退傳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  
正能世其家拓書名有晉宗風度此二碑皆其  
奇畫世所罕見友正不仕故銜中无職守養高  
故第中三數十年非孝齊公父子之賢且厚未  
易得其書丹也剡夫寓四明有鄉曲之譽時穆  
登世科為開化尉矣、佳公子也其益寶藏以

無忘

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

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 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纖悉周密萬里  
風烟俱入宸筭時內相沈公括帥廊延閱月才  
十有六承密詔至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 裕  
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秘貯所貯者盡元豐五  
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頃在都下  
嘗恭視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典此卷絕類倉  
猝戒諭邊臣而字体莊重而謨遠矣再拜欽歎  
謹識于後視張丞相魏公浚潭州舊題恰六十

年矣

恭題

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問非舉子所能條對惟胥山沈公晦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數千萬言炳如也 祐陵喜於得人聞喜晏以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具在金花箋上至今如新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衆特添省額一百人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世實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胥山遭時多艱不得躋時於舜禹之前能捐軀盡

瘁於干戈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哀然舉者可謂不負 徽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宇文紹節所藏

徽宗御書修

楔序

臣嘗觀蘭亭修楔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其窘拘顏真卿得其筋

而失于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生獷徐浩  
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体格張  
旭得其法而失于狂濁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  
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  
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能辭心以藝筆力超  
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真書禊序於青繒中雖  
曰出于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於藍而已  
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  
明鄉郡者幾五年寵光狎至細書方國之賜聯  
翩而下雖遭兵燬遺刻猶存者茲烏恭觀于有

簫書樞密院事紹節家藏御書真蹟昭回之光  
照曜凡目感嘆不足謹流涕再拜書于左方歸  
其書于宇文氏

恭題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迺季  
冬甲午皇帝恭謝太一宮臣扈駕陪班既已  
竣事知宮事高士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  
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示臣且求跋其後  
竊惟漢天師道成于蜀而教傳於龍虎山至三  
十代而虛靖出仙姿絕人道術驚世人謂天師

復生誠不為過 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  
拜仰瞻照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為晚  
矣嗚呼人知 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  
乎為民人知虛靖之仙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  
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 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  
惟 欽宗皇帝毓德春宮以仁孝恭儉聞天下  
手跡 崖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于正  
觀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祿丞杜良作文皇畫

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祖高已登九五矣太  
宗于蜀閭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於仁義之  
治興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  
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紬繹聞耳目者莫非帝  
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為如是事而治為  
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放心肯圖衰亂  
乎一意于求治而已仁鑪義鞴道薪德火日往  
月來就聖神之謨其為宗廟社稷生靈者炳焉  
與三代無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降  
莫之與敵十八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嗚

呼 欽宗游戲翰墨而為此固為萬世法由今  
觀之豈不為臣子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君  
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謂  
如摘瓜乎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足  
為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

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為黃庭堅書今戒石銘  
之類是也偽齊尚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  
使八習庭堅体恐緩急與御筆相乱遂改朱芾  
字皆奪其真嘗觀寫詩自周南至商頌全表上

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協然其  
祝使至下為掘筆書者霄壤矣

徐俯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  
俯題雙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  
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永樂之  
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洪進步非此勇安得  
此甥也然卒至大用殆亦不喜劉蕡之助云

恭題

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  
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

瓘既就逮瓘以勁言得免猶謫過州故其放還  
謝表云孤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  
免至三之感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  
淮壩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 徽皇聰察僅得  
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  
其為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  
卜以栲玟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玟擲之至百  
皆然未幾 欽宗即位召歸而瓘已下世痛不  
及先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猶傳  
於世 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為郎瓘

之孫太年實正曲之子也為臣家壻故得聞其  
言謹書之以補衆人之未及者

恭題汪遠所賜 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庭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之非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二  
月 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於  
行在所射殿時虜兵敗退厲精求治親御翰墨  
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剴切褒然為舉首  
則信之汪洋也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力  
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于當世臚傳第一年始

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  
陵天聖八年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汪應  
辰誠為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于學八年為  
秘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  
已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更化  
之明年始入為吏部郎望臨一時自尔入從出  
藩四方以其出處為世輕重位雖止於內相文  
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斗  
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達能繼世科  
恪守家法仕為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博學多識

綽有父風一日謂臣某曰先公所試策問  
陸御墨既傳于外傳為私藏禁中裝潢亦非人  
間所及是殆天賜以為家寶也其為達識之臣  
某再拜聳觀嘆仰驚眩前所未覩竊惟國家三  
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既出  
奎畫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照耀編簡汪公一代  
真儒魁天下今賢嗣又得真蹟藏弄以詔將來  
光明俊偉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為  
希世之遇雖夏之琬戈商周鼎彝歟識甚高古  
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公少名

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  
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他嗜好惟以  
翰墨自娛始為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  
至紹興初專倣二王不待心慕手追之勤而得  
其筆意楷法益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  
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  
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秘書省校勘正  
字張嶮校中庸篇高閱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閱

入奏儒行雖間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  
單詞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  
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  
不惑于偏邪駁雜之見上可其奏御書中庸  
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以經以幸承  
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三千五百餘字  
萬幾至煩而挾日之間書就終篇書生勤萬者  
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真可為萬世法時  
趙鼎為左僕射例得墨蹟為家藏仍模刻分賜  
鼎晚謫海上而素重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

應辰次子達既以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汪氏二寶矣高宗壽考遐不作人爲飛魚躍儒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於此應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臣際遇猗歟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 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 孝宗皇帝元命之年也二十三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于禁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珪求記于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

十日珪又來言蒙 皇帝賜以 孝宗所書真

蹟頌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 孝宗皇帝

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不倦于勤治体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心內典深味禪悅毗戶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以心蓋千經萬論之至要也 列聖在御相傳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与佛乃識其真臣謹齋被書于下方以詔後世

恭題曹勛所藏迎請 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 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譙公歷事

四朝盡瘁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  
太后天眷至虜主前宣予孝思使虜感動俾予  
母子如初洪惟 太上皇帝睿性仁孝天地助  
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堯言炳然亦  
惟譙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為兒時聞  
臨平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道玉  
牒與聞史事總得窺一二今從譙公家獲覩迎  
請圖丹青煥爛賦篇瞻蔚然後一時慶事歷歷  
在目敬拜歎仰嗚呼休哉夫以譙公功成之初  
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圖之作非欲自明

其功蓋所以發揮 太上皇帝聖孝之蹟過於  
方冊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氏  
尚有取於斯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叙書賜官奴樂毅論  
余謂小字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邁  
此者乃出鍾繇力命表諦觀久之心為之醉字  
畫精到乃至是乎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  
單騎賦歸行李以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

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判優劣豈為知者道耶

定武修禊序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心願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伯順之膏盲然疾在腠理矣豈所謂不治將深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晚游浯溪題詩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

潛詩嘗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間時少游醉卧古藤下未久也而山谷老人已有此恨矧今相去幾百年此帖灑然如新得而讀之寧不感歎

書仰孝子行實後

先生孝行出於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勵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為浙河東西冠嘉邈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喜其深處岩谷不求聲稱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其不肖願與邦人訪之聞于州于部使

者于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  
孤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求

徐堅作初學記中上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  
學可為終身記此書出太史傳援摭精確何止  
應童蒙之求耶

跋吳生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沒鏃謂沒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  
平盛秋匈奴避之畫不能真似尚可想見也神

氣如此而恂恂如鄙人此所以為李將軍耶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興作山水尤深遠有意  
趣宦游三載歸心蕩搖渡口喚舟殆屬梦境

跋韓幹馬

舊讀放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  
互相映發此詩此画誰當看豈無所待耶

跋徐薦伯橫槊醉藁

上馬能擊賊下馬能露板古人惟以許傳修期  
薦伯儒者由右學以奮論議慷慨談兵如流擊

賊何足言讀其詩頓挫清厲有壯士橫槊之氣  
倚馬而作露板有餘矣修期何人哉

跋徐子由菊坡圖

徐君傲睨菊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全彭澤令少  
日便賦歸而三徑已就荒松菊僅有存者則夫  
火馳宦途碌、忘返之士願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裁蓋平昔之所慕者  
茲來佐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甓城牖門疏河  
建除梁以為此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

孫康曾通為監征叩其家世始得碑銘而讀之  
使人益加歎仰若蘇魏公之雄文韓南陽之奇  
畫又皆可寶也

跋任氏香圓記

齊晉安王以蓮華供佛願竟齋不萎七日齋畢  
花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史稱其孝感然猶  
籍于水也香圓垂之空中而數化結實可謂異  
事此理殆未易致語輕下注脚却成蹉過

跋王清叔畫卷

斷崖小枯木

醒菴古木大似梁鵠書有劔拔弩張之氣

全幅枯木

也此幅筆勢尤瓌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辨

橫披山水

觀此圖當作烟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苟求形似便失妙意要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為赤城理官垂去矣益不得志書銜袖過余曰漫仕三年不逢知己圖家之球川得名

勝詞翰盈巨軸以此西歸賢于荐書遠甚余頗愛其言展卷久之字呼曰子登宦情如水而家居勝絕乃尔君之歸似晚矣他日有客道南蘭陵舍舟盍斗門外徑造竹所者必我也君其容之乎

跋王少保行述 參政敏肅公文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雖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必有所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取必于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晚不得見得此書于公之仲子始知自無怨公以還世有隱德遂得名

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之志湯、淮流寧有既耶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右商周以來鼎彝尊鬲等八十有六予游南蘭陵從丁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於今者蓋寡識者望而知之以為商質周文世愈遠則文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者不知何以別其非商也盥誥誓牙商周皆然其他訓誥誓命之文初不相遠者商頌雖止四篇求其體制比之清廟維清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它有見於此耶古

人不可復見而得其器、又不可得乃摹取款識之文茫昧難讀願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難與不知者道也

跋陳忠肅公表藁

范忠宣晚年蓋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為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蓋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卜之重也宣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先生嘗因公病勉以醫藥自輔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

用讀公表稿及紙尾數語氣凜然如生折而不  
撓有大臣之風三公真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凌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  
別圃有句云中中原戎馬場故國犬狼窟言歸成  
默傷念之中心慄某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  
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間一醒豈真  
醉耶

跋史魏公與心聞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于心聞愛其子孫至今不忘

明書記其從孫也持魏公書揭來讀之益信二  
老相得之深傳播叢林又為裝相國與黃蘗禪  
師添一重孫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錄以示某遂獲  
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徽皇銳意  
於治親擢公為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舊收  
用無餘党論雖興猶有如公者屹立于諸公中  
諛諂競起而主意不移維持國是尚有賴焉使  
左右皆薛居州事寧至此耶三讀遺編為之感

涕

跋戴伯與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埴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逸民賦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立之權擅一壑之美半山詩曰穰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草馬便驚猜蓋用其語則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與以妙思尋幽而無專擅之意思與好事者共之豈不宏哉

跋劉杼山帖

先君嗜書如嗜芟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杼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秘藏之某自遭家艱文字散落惟此二番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為護持焉謹帛其縵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瀟山自撰墓志

瀟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追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非飽諳世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尚何疑於死生之際哉

跋徐狀元祥符五年勅牒

歐陽公歸田錄載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餘之歌頌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為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於此非徒為偶儷之工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衆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向若之歎璘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為誠齋之子也筆

力駸、真逼人哉

跋秦淮海戒殺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校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欲傳于人未暇也茲來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殺誠是而言之太過不若遠庖厨之言為適中然則何取於此嘗感汝南周顥之言曰變之大苦莫過死生物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吾可賒讀者宜動心焉

跋鄭屯田蓬萊山詩

鐔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輒驚人晚歸自道山來賦此詩未幾遂仙去元丞相微之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祁公草書詩

其在詳庠直舍時薛君文若以近鄰相過出杜祁公艸書古詩嘗跋之云歐陽公荅祁公惠詩言無俗韻清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世豈惟榮耀詫當時薛君所藏詩雖出於唐人而草聖則公真蹟也歐陽公二寶君得其

一矣茲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

淳熙四年冬某備員敕局陳君舉任太學錄官相居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備相過愴然曰薛寺正之亡吾儕之所痛也嘗為伯順求先銘於寺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又作楷法於後已授我而亡之矣從後薛氏子江得其稿茫不知何語子能辨之否某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才識十二三餘皆奇古難知白仲氏故嚴州使君相與徧閱字書考究歲月而後盡得之寺正於書無

不讀耽玩鍾鼎古文搜奇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無間以小篆補其闕真好古哉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年假守東嘉二君來見曰寺正所授真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校昔所考無差者併為刊石以授伯順使寶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跡抑以見吾兄弟用心之勤俛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於金舟如寺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于親仁鄉龍門山谷其母陳氏云

書周禮井田譜

會稽夏君休以薦學名于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几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余從其孫壻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勳本政書最為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於農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禮以往其講之熟矣事大体重固非歲月可為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

為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既就錢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荅一卷皆有益於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雄義渾尤為著明遂併刻之惟文子之說以做裝薄遽不及附見當俟它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為可憾云

跋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富韓公

文潞公

王宣徽

晏元獻

陳文惠

韓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米寶晉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或謂得之揚州搜攘中蓋故家物真可寶也司馬公書必施于所尊其論出處大致凜然不可奪晏元獻屬其弟於人以為不可溫顏茲非前輩之言耶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圓緘故多用圓印書而無摺痕札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可傳後今世專以錄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術全是吏牘體雖有詞翰之工欲襲藏之終覺

不韻重可歎也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王亭賦

舊見岸老筆誕載騎省螭匾之說近有敷原王季中彥良實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真跡何以無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此者蓋古人力在擊不盡用筆力今人以筆為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惜其自壞家法反以端直姿媚售一時後進競倣之古意頓盡但可

為知者道尔

龍眠九歌圖

三閭大夫見楚先王廟圖画古賢聖怪物而作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為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聞襄王之夢孫興公見天台山罔皆想像為之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青非親見景物則難為工晉卿固自名勝然方其以金猊游冶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

行寧能盡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西景物向秋蕭洒  
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橘樹蓼花  
洲掩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烟外酒旗  
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悵望  
倚層樓紅日無言西下右離亭燕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

先祖少師以是年登科為三等第十人建炎虜  
躡四明諸父倉猝避難室廬遭燬故物一不遺  
章公擇申公子也實為同年生其孫海与某同

登隆興元年進士科家藏此書至紹興改元始  
得傳錄以萬年契以示後人是時當秦陵在  
涼閣貢闈既試而火時有狀元焦之謠已而果  
然嘗聞之長老焦之文精而麗亞魁劉公之文  
渾然天成主文爭或不勝則曰魁恐終非遠器  
焦竟不及祿而劉遂為近臣是書大畧与今日  
相似而不同者九終榜無一字子盖夫族未有  
試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既  
無逮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職才二十  
五人卷首止以二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

及參詳以下猶者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於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牒之義四月二十九日奏牒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六日奉勅放榜此皆事之變汪公澥駭糾彈秦公觀掌牒奏亦又一時之盛也

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拱人也父避地南來往返明越遂家於明隆興初與余為同年生自爾益相好人物高騰筆力可畏非敢以友也亦不幸齎志而沒吾黨共哀之其季以道衰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

尤貳卿為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尤公知吾兄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為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寓名荐書文已恠、竒、或謂之笑曰吾寧僻無俗寧恠無凡此意卒不受然亦以此不偶閒居好與諸禪遊佛日宏志皆入其室穎悟超卓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聞見多前輩事聽之使人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竒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願同丑萬輩終老孟子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三策心知為

武子之文袖以見知舉張公真定曰適得一卷  
舍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  
公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  
以為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某之文也舍人異  
而記之比揭榜驚謂魏公曰果張某也魏公罷  
相居小溪山中武子日從之遊如裴迪之在輞  
川西仕都城司糴于外司帑于內皆甚剝泊然  
如在山林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  
若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井、有可觀惜乎不  
見用惟詩傳於江湖間尔余嘗跋其詩卷云與

武子評詩謂當有悟入處非積學所能到也君  
讀之以為得我意嘗曰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  
爰其金絨繫馬曉鶯邊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  
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蓋惟  
四更為佳尔又嘗自哦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  
盡祇留平楚伴銷凝又哦其詞曰昨日豆花籬  
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獨自立多時其大約可  
見矣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憑案開卷終日凝  
然性雖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語故所作  
必絕人妻孥至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為歲晚計

君曰水禽有名信天公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於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恠誕類此詩不必贊也其清麗粹潔上參古作旁出入禪門寄興高遠遽讀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自知之

跋趙君靖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國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閑廢憂患中與君靖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爛然自以為中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邊事方擾故公尤以為憂忠肝義胆不待因事而

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裕陵銳意攘夷晚乃信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公書惜乎不蚤以聞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劉子曰玉屑滿匣不可以為圭璋余則曰雖不可為圭璋要可寶也於此書六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短章措意曲折不窘邊

幅大似老泉名二子說而又過之使但言竹石之工何以為文湖州耶

薄、酒二篇

兩頭織、終不如月初生虛飄、終不如飛花不到地薄、酒後作者寢不及前詞人務以相勝似不若別出機杼

蘇氏璇璣圖

晉史載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符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至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讀之

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即此圖也與武氏所記多不同未知孰是又武氏謂二百首而龍眠止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光遠所藏祖廉訪詩跋

廉訪公以文受知徽皇屢將使指劉延康之守真定公實佐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節以死公與其三子竇學公以下護喪間閔兵火中送之建陽未至而死于道其為人可知某頃以假吏過趙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為大洞跨水兩傍橋基各為小洞三若品字洞中

多前良題刻不能詳記意公詩在其中也此軸多北刻無別本安氏尤當寶之

又張總得與其父子伸帖

總得翁才氣高邁其子紫微公文采名重一世議者猶謂不及其父所與安君子伸二帖稱歎如許欲得名章俊語為定山中故事求新詩以矜式此翁豈輕為許可者耶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媿哉義約之立也風俗之媿惡繫乎士大夫先正名公有以孤生荐於鄉歷求裹糧於親故終

不滿千錢憤且慙掛錢于城門矢之曰我且顯當徙族以去已而果然非輕去父母之邦盖病其里俗之不可變也崇仁固多士有因此約而成名他日得志必益思有以媿吾之俗凡濟人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興起之下至田里必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悅遠者慕一變至道當於此乎取何止為目前寒士之利也耶

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隆興二年虜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壽春

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見大夫無可使者  
召對便殿遂授使節虜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  
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机  
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  
公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寔蹟也方來歸時某適  
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醜賞殊渥迎勞境上  
以寵其至、則論賞如格典平時泛使無異公  
亦退然即司宗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後為右  
史又久之僅遷左螭亦以序進而已蓋平時  
壽皇銳意恢復中原紹 祖宗之大烈虜未退

聽嘗詔公盡以禮物授督府為犒軍費雖卒就  
和議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既登從班典銓續綸  
封駁相繼上春日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間以  
夕郎擢大夫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不  
數日叅預為真是冬遂登揆路宰相代天理物  
固非賞功之官公之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  
事至此也制麻初放賀版如織有客歷叙奉使  
大節既而曰迨茲登用咸謂疇庸在宵人竊謂  
其不然待丞相不幾于太淺使蘇中郎亶典屬  
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平為大臣豈

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為佳公之意可知  
矣元豐中 裕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  
來國信文字賜名華夷魯衛信錄仍別錄一本  
樞庭聖謨遠矣中更喪亂書遂不全嗚呼據高  
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於此書尚有考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